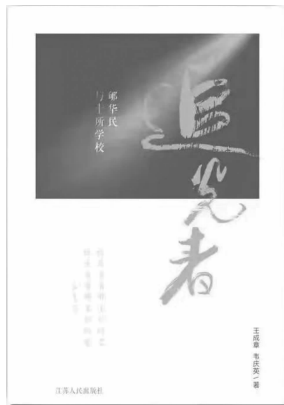


永不磨灭的信仰之光

□李超



《追光者——郇华民与十所学校》

江苏人民出版社
2020年12月
王成章、韦庆英

长篇报告文学《追光者——郇华民与十所学校》聚焦一代革命教育家郇华民，真实再现其一生身体力行追求光明信仰、致力播撒革命教育火种的崇高精神境界，几十年初心如磐，以坚定信念、赤诚之心和躬身实践，熔铸一座不朽的革命教育者丰碑，激励千千万万人从中获取磅礴的信仰力量。

郇华民的故事在苏北鲁南地区家喻户晓、历久弥新。他1907年出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郇圩村，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1927年夏开始，他在贫瘠的乡村点亮教育启蒙的烛火，散尽家财组织抗日武装，在枪林弹雨中艰辛奔走办学。在苏北鲁南的广袤大地上，留下他响亮的名字。从20世纪20年代创办第一所乡村学校开始，他便将革命教育视为信仰，并为之奋斗一生。从乡村教育到国难教育，从战时教育再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，他创办了10所学校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育了大批人才。

历史纪实创作具有非虚构性特征，其主要内容必须依循历史。在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中，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是写作的重点和难点。郇华民的事迹，时间跨度长、空间范围广，如何写透、写活这部宏大的历史书卷，直接考验作者是否具有对历史的深入思考，以及扎实的历史功底和娴熟的叙事能力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尽管该

书作者不是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历者，但是通过对大量繁杂史料的研读、对历史遗迹的实地探访、对相关知情人士的耐心走访，作者努力探寻历史真实、深入表现郇华民的精神世界，作品一经问世，便赢得了社会各方面赞誉，以及郇华民家人、友人、学生等的充分肯定，展现了作者文学创作的“硬功夫”。

一百多年前，列强入侵、军阀混战、土匪肆虐、民不聊生，无数的革命仁人志士在黑暗中前行，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。《追光者》以郇华民立志教育救国为主题，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，倾情讲述了他从20岁便选定人生道路，创办东海县“刘湾小学”，白天开班为儿童授课，夜晚开办“农民夜校”，开启民智，传播光明，在海属乡村最早燃起革命启蒙的烛火。1928年，在国民党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，他卖地砍树，筹资兴学，在自家前院创办“郇圩小学”并组织“时事座谈会”，从此投身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，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融为一体，踏上了民族复兴的教育之路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郇华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奔走海属大地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先后创办了“中寨小学”“宿沐海抗日中学”“沐海中学”“滨海中学”“滨南中学”，这些学校的办学过程虽然艰苦卓绝，但他从未动摇，持续为革命队伍和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和干部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郇华民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，呕心沥血兴办“东海师范”“连云港医学专科学校”和“连云港水产专科学校”，为建设新中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、有文化的建设者。特别是他“敬业乐群，师表八荒”的教育理念，已成为当代连云港师范教育的座右铭。在该书写作过程中，作者不是简单将历史事件叠加罗列，而是将事件中的故事有序联结，将久已尘封的史实讲出新意，同时通过真实和真情的结合、寻访和史料的互证、历史和现实的交集，阐发真意和真情，以宏大叙事完美塑造了郇华民舍家纾难、赤诚报国、崇文兴教、烛照杏坛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革命教育家形象。

一部烬余录 写不完历史沧桑

□赵青新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·后真相
2021年12月
叶锦鸿

图书馆是书籍的空间载体和文化记忆的贮藏器，这是图书馆建造的目的。可是，那些消失的图书馆几乎与建造的图书馆数量一样多，它们从另一重意义上记载了人类的历史。

旅人之家书店创办人、作家叶锦鸿对此深有感慨，从2014年至今，他致力探究消失的图书、图书馆及其背后的故事，从而有了这部名叫《消失的图书馆》的历史文化随笔。

全世界消失的图书馆名单长得可以成为一本书了，诉不尽人间故事，写不完历史沧桑。叶锦鸿围绕九个例子：17世纪的瑞典大学图书馆、伦敦图书馆的两场火灾、鲁汶大学图书馆的两次劫难、东方图书馆的炸毁、西班牙内战中的图书遭遇、“二战”中的德国图书馆、“二战”中的巴黎图书馆、冯平山图书馆、佛罗伦萨图书馆。同时，结合了其他的图书馆故事来进行讲述，既有典型也有覆盖面。

从建馆、发展到最后的消失。一本一摞，聚书成馆，有名的图书馆都是花了很大心力经营的，藏书丰富，汇集了人类文明的精华。可是，它们的消失是那么简单，眨眼之间，烟消云散。在17世纪瑞典参与的战争中，瑞典军队从波兰、德国和其他国家抢掠了大批艺术品和书籍、档案，但是不过100年，一场大火就毁去了2/3的珍宝。这就像是对自不量力的人类行为的讽刺，居然想靠武力和强权来塑造一国的文化。文明史经历了多少这样的磨难！

图书馆的两大敌人，一是火灾，二是战争。一点点火星，就可以让一座辉煌的图书馆灰飞烟灭，更遑论战争的硝烟和连天的炮火。

战争来了。图书馆就在那儿，避无可避。炮弹不长眼睛，落下一枚，图书馆连同馆内的藏品，就面临了消失的命运。更何况，有些时候，有名的图书馆就是轰炸的既定目标。1932年1月29日上午，日军轰炸机袭击上海，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，将其印刷厂、编译所、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书炸毁。新闻报道：“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，连同它所度藏的所有善本珍籍，尽付劫灰，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，实为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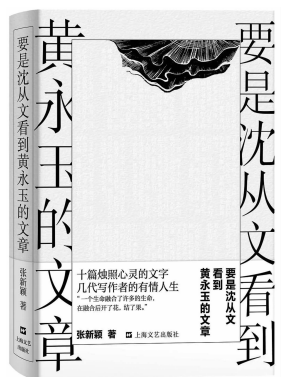
伦敦图书馆、鲁汶大学图书馆、圣保罗图书馆、萨克森皇家图书馆、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……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。有些图书馆尽管建筑仍然保存，馆内藏品却被洗劫一空，比如屠格涅夫俄罗斯图书馆。有些图书馆，为了避开战火，努力转移馆藏内藏品，但也难逃厄运，要么途中遇难要么散佚不知所踪。比如，在日军登陆大亚湾后，紧急转移的中山大学图书馆。

对于书籍的摧毁，有时候脱离图书馆而进行。西班牙内战期间，德国纳粹上台后的20世纪30年代，焚书事件就已经屡屡发生了，一场叫作“书本恐惧症”的瘟疫弥漫在人们心头。那些“笨拙和有毒害”的书籍被集中销毁，大批文化人遭到迫害，而狂热的破坏分子们以极大的参与热情谱写了文明史上让人痛心、备感虚无的荒诞场景。

阅读《消失的图书馆》，读不尽这些感慨不已的往事。图书馆可以消失，书可能被毁灭，可是，永远不能消失，永远不能被毁掉的，是人类对知识、智识的向往之心。

在传统中写作与阅读

□战玉冰



《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2021年8月
张新颖

张新颖的新著《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》，大概可以视为其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与《九个人》等系列作品的某种延续与拓展，全书以人物黄永玉为核心，因人涉事，由事及文，而文中所写人物故事又多有本事可循，由此回荡、往复，生出一派曼妙的复调之感。

整本《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》分明是收录了张新颖老师与黄永玉先生的交往，读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的感受，对李辉、周毅等关于黄永玉传记或评论的“再评论”等文章，但书名偏叫作“沈从文”看“黄永玉”，不禁让人产生几分好奇。我想，这里面可能有如下几层意思：

第一，源于黄永玉先生自己的创作谈，他曾在谈及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的写作过程时说：“我感到周围有朋友在等着看我，有沈从文、有萧乾在盯着我，我们仿

佛要对对口径，我每写一章，就在想，要是他们看的时候会怎么想。如果他们的话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在。比如如果萧乾还活着，我估计他看了肯定开心得不得了。表叔如果看到了，他会在旁边写注，注的内容可能比我写的还要多。”（转引自第72页）

第二，是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密切关系，作为沈从文研究专家的张新颖老师对此可谓再熟悉不过，这一点也自不必多说。简单来看，除了亲戚血缘之外，还有两人都生根生长于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、小时候都更迷恋翻阅自然这本“大书”的偏好、都有过少年看杀头的经历等等。此外，还有《长河》与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在某些精神深处的一致性和延续性，特别是“黄永玉万份惋惜和感慨《长河》没有写完……长长的《无愁河》，会弥补这个巨大的遗憾，为表叔，为自己。”以及沈从文1971年6月寄给黄永玉的短篇小说《来的是谁？》，“写的是黄家前传，黄永玉家世中不为人知的神秘部分，作为一部大作品的引子。这部大作品没有写出来，从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关的信息和这位老人的构思”。由此，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似乎既可以视为对于《长河》“未完成”遗憾的某种弥补，也可以看作是小说《来的是谁？》，甚至散文《一个传奇的本事》背后所隐藏的那部“大作品”的实现。

第三，源于某种对传统的追溯。这种传统不仅如书中直接所说，从陈渠珍、沈从文到黄永玉，更包含书中已呈现却未说明的《传奇黄永玉》一书的作者李辉、写过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等多部学术传记专著

的张新颖，以及《沿着无愁河到凤凰》的作者周毅，等等，都可视为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延续。进一步来说，这一传统还可以从汪曾祺评价黄永玉的特质是“对于事物的多情”（第104页），一直延伸到沈从文关于“有情”与“事功”的矛盾。由此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书中所说，“写作，也是唤回表叔与自己对话的方式”，以及“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，这个假设，却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性，不是对于已逝的人，而是对于活着的人，对于活着还要写作的人”这句话的真正内涵，即在传统中写作与阅读，为的不仅仅是确认传统本身的存在，更重要的在于从传统中吸取抵抗现实的力量。

而如果尝试将这一传统“坐实”来看，即落脚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“关系”上，这其中就包含沈从文、汪曾祺、黄永玉、李辉、张新颖、周毅等几代人之间的亲身交往、书信往来、文学写作与阅读，以及精神深处的共鸣。“但一定不是说世俗意义上的‘关系’或‘小圈子’，而是说任何人之间的互动和呼应，但这一句话也显得过于坐实，还是古人说得好，‘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’”。

《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》不仅是张新颖此前关于沈从文学术传记写作的某种延伸，更是对由沈从文开创、经黄永玉传承下来的“有情”/“多情”传统的继承。而书名“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”，似乎也可以叫作“通过黄永玉能看到沈从文”，或者说作为读者的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里的文章，能初步触摸到那个“有情”传统背后的人、事、文与情。